

元文類

卷十二

之十四



元文類卷第十二

制

高麗國王封贈祖父母制

洪惟我祖天錫勇智正萬邦迺眷爾家世篤忠貞  
有成績蓋本深而未茂其德厚者流光開府儀同  
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  
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祖故高麗王王  
植祇訓向方飭躬迪吉佩服儒雅奮勵材猷初父  
命之親承以土宜而入貢會桓肅西巡于川徼而  
世皇南撫于江壖亟期行李之通寧恤歲華之易

途屯以永內訌仍遺于家艱號渙其申還納旋膺  
于晝接中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  
必中于事機造次弗忘于禮憲首遣明廷之質有  
來冢嗣之良釐降展親示渥特殊于它姓服勤尊  
主輸誠益拱于中天不諛是征屢爲先導奉朝斯  
謹罔失常期孫繼尚于皇姬國允資于碩輔有爲  
有守昔戡濟之功多言盛言恭茲弼諧之望著盍  
旌舊哲庸責嘉稱太師維垣爵以馭其貴君子如  
社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彝之舉於  
戲匪報也永爲好也恩隨鸞檢以疊䟽惟有之是

以似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端誠奉化保慶亮  
節康濟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  
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敬

昭令德于前人爵已隆于三世受介福于王母恩  
特侈于再傳具官高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慎  
其儀柔嘉維則東藩作儷北闕聯姻不墜簪圭功  
有武公之父子親承盥饋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  
彰夙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爲貴壻況有賢  
孫諄襲請䟽之來聞赫奕徽彝之並舉鳳綈鸞檢  
翟茀魚軒於戲重莫重于傳家有懿含飴之訓榮

莫榮于錫號往歆加祿之章可追封高麗王妃

趙與芮降封平原郡公制

王構

我國家法天立統稽古象賢武定方維暨聲猷之  
益廣恩加降附宜寵數之兼隆迺瞻耆英其敷制  
冊趙與芮身端而行治識遠而量夷曩在南邦屬  
爲近戚儼若典刑之舊巋然位望之尊阻鄰好以  
弗修知天心之厭楚棄官榮而高蹈偉王子之去  
殷幾年退處於鄉閭庶事靡聞于朝著執吾信使  
惟彼權姦爰興問罪之師用慰徯蘇之望江左之  
連城不守始奉表以請降浙東之遺老雖存亦挈

族而來觀然制有上下等威之別而情無親疎遠  
近之殊分土惟三爵已崇于而上降級以兩名未  
正于爾躬是用晉以文階賁之華綬天秩亞上公  
之貴月卿躋太府之班於戲辨宗伯之九儀王者  
所以示綏懷之禮兼洪範之五福人臣所以全安  
養之榮茂對寵光往堅素履可授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

丞相阿里海牙贈謚制

王構

朕惟不世之主膺不世之運非常之人立非常之  
功方一統之宏開有六師之分董鄂漢順流而下

勢甚建瓴荆湖堅壁者多事猶掣肘儻弗資其雄  
畧其何真于選方故光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  
丞相阿里海牙端慤而䟽通聰明而果銳禁廷又  
侍簡眷良深朝政參知弼諧有賴遭明時建長策  
機決于十年之先歿餘孽芟群凶威行于萬里之  
外下江陵以爲之根本破長沙以潰其腹心外梗  
咸除率虎旅平吞于桂海降旌隨豎故龍驤直抵  
于錢塘倚惟黻袞之加煥若雲章之諭錫賚榮多  
于貴近勞還位亞于侯王忠於國惠於民靡不用  
其至也報爾功崇爾德孰能與於此哉雖當年左

揆之特升顧今日彝章之未舉行遂圖形之制彌  
深撫解之思爵首冠于公口司封乃䟽于舊國曰武  
以旌其戰伐曰定以著其和平名則易之期百千  
世禮之同者惟一二臣於戲周宋爲鐔石城爲鋒  
朕仰繼皇王之大武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卿允爲  
宗社之元勳尚冀英靈永言敬格可特贈佐平南  
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楚  
國公謚武定

丞相荅刺罕贈謚制

王構

予欲宣力四方所賴人才之叶助天不憖遺一老

其何治化之成能故中書右丞相哈刺哈孫荅刺  
罕嶽瀆英靈乾坤間氣執德弘而信道篤提身正  
而格物深判宗寺兼示恩威奠藩封于磐石之固  
坐廟堂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位不以內  
外爲重輕事不以險夷爲去就廓神明之蘊有空  
皆通推惻隱之心靡寬不釋惟獎善疾邪之太甚  
故積憂成恙以相仍言仁義如魏文貞寧恤愴徒  
之巧沮佩安危若韓忠獻詎容神器之它攘刃游  
于批大郤之餘器別于遇盤根之際離網未綴一  
誠堅抗群囂泰運重開百慮竟如素策顧嗣基之

伊始其佐命者惟卿載績武功上膺邊瑣駟介不  
煩于屢駕袞衣佇俟于來歸云胡馳訃之聞遽爾  
輟朝之勳雖卿之所守匪生而存匪死而亡然政  
有或疑奚究而問奚取而決詢之輿議揆以舊章  
真王超異姓之封顯秩冠上公之貴治典教典並  
以褒崇東平廣平罔俾專美嗚乎國家之講制度  
一二臣式克似之天理之在人心百千世不能易  
也求言乎格以啓方來可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獻

平章史弼封鄂國公制

三構

嗣德罔不在初粵彝章之具舉舊人不克遠省疇  
偉績之特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樞密院事提  
調諸衛屯田事史弼器博而用周志剛而行敏早  
絲禁籟出惣戎行英明兼本乎天資方略悉合于  
古法視長江如履平地居然獲跳盪之功撫疲黎  
猶保稚嬰允矣著綏懷之效始自淮襄之百戰迄  
于嶺海之同風顧宣力之獨多其推誠則弗替終  
始三朝之眷賜環屢壓于宸班優游六藝之文綏  
帶雅稱干儒將是宜賁之華綬衍以真封以酬既  
往之勞以示惟新之渥於戲功臣圖象秩盍冠於

褒公元老壯猷忠尚資於方叔益圖報稱祗服訓  
言可特加銀青榮祿大夫封鄂國公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王構

昔有先正蚤事聖皇惟夙夜畢厥心而終始典于  
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  
之塗任其社稷之重計于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  
先蓋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  
拘于一例恩特侈于履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  
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樞  
以淵識弘謨爲國著蔡以清彞素檢爲時楷儀曉

萬事安異同式群工壹統畧周旋必禮温温繼德  
之恭敷納以言蹇蹇匪躬之故止殺允符于宸慮  
宣澤不應于天功以故終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  
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  
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  
時耆壽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  
道親傳 文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先朝  
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柱之深槐序延登  
衣仍袞黼棠陰未徙昨迺龜蒙因謚以正其名崇  
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政化

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慨想儀刑之舊往欽茲  
命以求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大師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翰林承旨姚燧父楨贈官制

王構

朕尊祖敬宗升崇嚴謚推恩錫類字告明廷鴻文  
鉅冊之參脩緝典彛儀之詢考叶成熙事允賴耆  
儒迹先德之繇來盍惠術之同衍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姚燧父楨名門甲姓  
偉望通才初與長公聯芳于西洛繼爲膚使持節  
於南壩以極濟生靈爲心以搜揚茂異爲任羸艱



危而靡恤期德澤之不揚所全活者幾千人若昔  
鄧公之河役其往依者五百室非惟李氏之義門  
奚我生之弗辰竟以死而勤事風雨憂時之略有  
爵干中留奮名世之規以貽千後匯之深流之濬  
培之厚發之弘嚴潔雄深文獨高于衆作元明正  
大學載侈于宗傳况密旨之親承時洪謨之叶贊  
成吾孝治繫爾義方既因其親以及人之親故尊  
所教俾掌邦之教而先兄後弟繼文以忠以章節  
惠之文以示遺經之報於戲貞風千古巋然不廢  
魯靈光太史一家嗣者無慙漢司馬永言介止式

克敬茲可贈銀青榮祿大夫文司徒追封魯國公  
謚忠獻

留守段貞贈謚制

王構

蕭司留務漢高隆端本之規舊作共工虞舜迪有  
邦之訓昔聖皇之在御稽往古以建官惟時亮  
功朕其疏渥通奉大夫大都武衛親軍都指揮使  
司達魯花赤提調大都屯田事大都留守兼少府  
監段國幹故父銀青光祿大夫司徒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大都屯田事提調大都留守  
司少府監事貞際亨隆之運效乃所長襲通敏之

休善於其職端莊恪慎周密䟽通心休休焉如有  
容器渾渾兮靡可限卜澗瀍食惟洛議首定於遷  
都象天漢揆之宮勲屢書于考室應叢機則曲當  
奮竒略以無前審勢度材六司之事異矣攻金刮  
玉一器而工聚焉歷華貫凡十七階翼皇基于億  
萬載慨生存之莫復宜褒謚之兼崇以衍封腴以  
疇勸濟於戲紫微丹闕非徒示壯麗之威鯁論直  
言無復見典刑之舊尚其英爽式克欽承可特贈  
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安國公謚武宣

播州楊邦憲贈謚制

王構

朕惟牂牁重鎮介巴渝之間世其守者曰楊氏自  
唐涉宋代不乏人嚮者邦憲審於去就挈版圖內  
附世祖皇帝實寵嘉之逮朕纂服嗣子漢英  
率先群牧述職來庭以父歿未謚乞褒贈夫爵以  
馭其貴謚以成其美治古之道也况先朝屏翰之  
臣邈在一方而能綏輯其民不失常業餉兵增戍  
屢效忠勤如邦憲者不以易名可乎於戲據德論  
功惟彝章之具舉有子承考尚奕世之彌光可贈  
某官謚敏惠

平章廉希憲贈謚制

元明善

惟我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鉞專征天賚良弼為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予名爵之宗顧斯實靳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廉希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極青齊北清遼碣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銷大患進大儒摧大姦耻身弗及伊周耻君未邁堯舜

言昔賢之所難為人臣之不敢疑然三代之佐蓋將師表百世者矣天不憖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章得茲一美凜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仍謚文正

參政商捷贈謚制

元明善

若稽世祖聖神廣運徵聘英賢疆理天下時則有若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商捷以王佐之

元文類卷第廿二  
才濟經世之學越自侯服召列藩藩迨臨寶祚蔚  
為謀臣四鎮秦蜀而銷急變靖大亂武文迭效再  
入中書樞密而弘帝業固邦本啓沃深凡中統  
名臣率備飾終之典矧爾斷國十有七謨遺勅在  
耳朕曷敢私是用製勲號定美謚躋之極官胙之  
吉壤於戲道積于躬君子之美利也賞延于世帝  
王之天賚也服茲丕顯休命爾後人與有榮耀焉  
可贈樵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定

樞密趙良弼贈謚制

元明善

昔 聖祖歸自武昌啓皇元始於中統天人胥贊  
宗戚叶從無何僭逆之餘輒作陸梁之態誰其將  
指先二使以逆征事則從權果群凶之畢殄興言  
及此軫念久之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趙訓父僉書樞密院事良弼才周庶務而  
洞察其幾學貫三才而不滯于用既輸誠于佐陝  
亦盡瘁于行東撤蓬戍之藩籬淨纖氛于雲棧易  
卉裳而冠帶渺一介于滄溟凡危衝 照之突來  
必大義純誠而目處故平生之偉績恒簡在于宸  
衷宥密八年險夷一致謙謙素履具見于典刑婉

婉良籌每資于匠翼賜第之留未久引年之請彌  
堅雖房喬不忘秦府之游而李泌雅志嵩陽之隱  
在今日孰堪倚重顧舊臣復如卿特示崇褒盍  
由異渥於戲迪世以章平之訓有蔚其華疏封於  
趙魏之才所憑者厚朕將示勸卿其欽承可特贈  
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追封韓國公謚文  
正

平章董士選贈三代制

元明善

大衆無文可用致饗良玉韞璞孰窺至珍緬懷遺  
逸之民邁種渾圓之德克昌厥後不在其身榮祿

上柱國改封趙國公仍謚忠烈

君臣相資莫喻同心之美忠孝兩立斯爲佐俞之  
殊謂竹帛曷能以旣其勲絕坐席猶足以優其禮  
惟祖有訓非朕敢私具官董士選父資德大夫中  
書左丞僉書樞密院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  
事謚忠獻文炳正大剛方明允篤實起家試邑棄  
官羞墨綬之卑杖策從軍絕食望翠華之遠刑輕  
典以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白日揮戈埤堦益  
張其羽翼長風破浪蒙衝直擣其腹心政在養民  
市不易肆辟國可方於姬奭活人何減於曹彬嶺

嶠宣威南人不復反矣塞庭請討周公方且膺之  
恂恂持儒者之風諤諤挺大臣之節靖念丕圖之  
建深深喬木之思格于皇天雖儼若帝庭之陟降  
渙其大號必有加玄宅之褒崇錫以嘉名胙之列  
國掌武襲建牙之舊開司增立戟之榮九原如生  
終古永譽於戲英才間出足為邦家之立基盛德  
無瑕宜爾子孫之逢吉載頌明制尚慰靈魂可加  
贈宣忠開濟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仍謚忠獻

中丞于璋贈謚制

元明善

大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曾祖  
父昕畎畝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蔽日之  
輪困如山出雲莫測為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  
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  
終追遠分茅宣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  
之願亶茲異渥寵爾營魂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  
追封趙國公謚宣懿

駿命握乾誕啓中天之運豹韜宣武叶成上國之  
光想風雲之會匪常嘒日月之流如駃爰加顯號  
以慰故臣具官董士選祖父贈翊運効節功臣太

傳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壽國公謚忠烈俊  
被褐潛珎弃書學劔戎馬折衝之未愍志已出塵  
雲龍胥會之有開身先就日獨立中山於艱危之  
際兩復真定於旼攘之間釋兵爲農所活者衆延  
師教子其訓益深馬革裹尸實可閔生前之語虎  
頭食肉終有期沒後之榮德之厚者嗣必昌功之  
著者禮必報肆朕嗣服念爾疇庸斯廣重封式彰  
異數於戲脩祖廟陳宗器在予君臣之交乎光王  
室迪天休惟爾子孫之無斃精爽不昧寵渥其承  
可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依前開府儀同三司

善人天地之紀德莫有加君子邦家之基歿猶不  
朽睠懷遺直追錫殊封故資德大夫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中丞于璋志縕忠貞運逢熙洽慶雲甘露  
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猛鷲咸伏結  
深知于世祖參大政于武皇澄清每振

于憲網動靜允維于國體逮朕嗣服召卿來廷賜  
以繡衣執法應仲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軺寬南顧  
之憂遽何馳訃之聞盖有崇褻之渥於戲劉寬長  
厚允宜居鼎彝之司胡廣中庸謂當夕臺閣之任  
事率往古恩慰九原咨爾營魂服我休命可贈推

誠肅政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  
公謚文簡

中丞崔或贈謚制

張士觀

獻可替否治獲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卹  
典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  
崔或山川間氣簪紱名家俾司綿蕝之儀繼被瀛  
洲之選靡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遂擢置於  
秋卿俄紀綱於柏寺奏寢宮嬪之議罷征日本之  
師章䟽可方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  
柄忍容義甫之姦抑聚斂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

過文昌之府嘗僉密之司于琴瑟更張之初贊  
匕鬯主噐之決屬元貞方大有爲之日適 先帝重  
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以易趙克在朝廷不可無  
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名教以渙絲綸活人命  
於頃刻之間回天威於雷霆之下以去留繫憲臺  
之輕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  
民曾不避犯顏而直諫慨話言之尚在想風采之  
如存永孚于休以昌厥後可贈推誠履正功臣太  
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平章李庭贈謚制

張士觀



混一之期有開予真主恢攘之寄允賴於忠臣其  
器博則用迺周其才全則效斯著顧奏捷獨多于  
群帥而疇庸豈限于尋章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議樞密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事兼後衛親軍都指  
揮使李庭宣力襄樊振威嶺海甫師干之歷試俄  
斧鉞之升崇劔敵萬人縱橫制變衝當一面出入  
如神納之牛腹而獲生載賈登陣之勇蔽以馬韉  
而捷驚疇爭執訊之能其韜鈴動合于昔賢故聲  
烈特聞于今日至于扈

聖祖東除僭孽所向無前翼先朝西奠遐陬其

猶克壯決策于未然而策無遺退者審幾之先見而  
幾則灼然緬懷熊豹之姿忍聽鼓鼙之奏生也加  
封之弗逮名焉節惠以為宜於戲黼冕桓圭昭其  
文昭其度玉符麟節傳之子傳之孫精爽如存寵  
光無斁可特贈推忠翊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  
柱國追封益國公謚武毅

丞相卜憐吉台封河南王制

程鉅夫

撫帝業之艱難爰思將帥啓功臣之盟誓宜及子  
孫咨爾在廷聽予作誥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卜憐吉台智明識遠心廣

氣和勲名克篤於前人藩翰久勤於外服昔將平  
於內難朕大投艱方深計於中途卿獨決進志存  
弼亮身佩安危所謂社稷之臣盡享尊榮之報乃  
復煩於機務非示寵於忠良是用命汝襲諸侯王  
以長守於富貴歸丞相印以自養於壽齡既不遠  
於京師可以時而朝覲允資重望坐鎮一方於戲  
表河之南念茲乃祖乃父爲國之屏敬哉有士有  
民永建厥家母棄朕命

高麗國王耶加恩制

張士觀

咨爾高麗國王王耶秉心直諒賦質貞純早克嗣

於先猷夕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賓日之方  
男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 兩朝之眷分  
茅襲百祀之傳肆陞右揆之階光應上台之象茲  
荐頌於寵數其益厲於忠勤動惟一德之懷居必  
正人是與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  
並爲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特加純誠守正推  
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  
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  
介福祺

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

程鉅夫

委質歸朝既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  
功誕播明綸用孚衆聽銀青榮祿大夫安南國王  
遙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陳益稷知畏  
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全民慕帝王之有真見幾而  
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投而來以忠孝之誠而受知  
世皇蒙天地之德而賜封故國始者周王之赫怒  
代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  
爾守彌堅極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受祭  
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  
肆朕即昨亟其來庭是用加新秩以示恩仍舊封

而授職於戲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  
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有一心可加金  
紫光祿大夫安南國王依前遙授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

平章張珪封蔡國公制

吳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爲元氣知之忠盡朕  
所眷知比因疾以祈閑爰加恩而優老榮祿大夫  
中書平章政事張珪彝常世闕廊宗工早早摠戎  
旃已作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  
之臣左右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以

如其初太清罹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予  
新服嘉乃舊勲諤諤之節詎肯詭隨侃侃而言類  
多裨益黯雖謁告奠尚勉留俾辭鞅掌之勞專罄  
格心之學緬惟先正嘗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  
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故國庸建上公思竭爾忱  
廣敷陳於經幄欽承時命永翊贊於皇猷可刊蔡  
國公提調經筵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鄧文原

魯國有真儒寔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  
於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

特示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  
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猶親  
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贊襄之道由爾內助秉柔正  
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庸視茅  
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戲夫婦相敬如賓  
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啓迪於復  
人

丞相拜住贈謚制

袁楠

八柱承天棟橈萌於巨構六龍御日輻說冕於中  
街愍死難以成仁攷生榮而錫命故中書右丞相

拜住鼎彝王社闕闕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  
遇獨持國是炳著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  
於事者為可則斥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黷貨之  
徒以正庶官庫無餘財拔葵之訓靡替門絕私謁  
懸衡之鑒益公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  
盡言招過檢謀愈深選賢與能奸黨滋懼變成肘  
腋禍起股肱山嶽動搖日月昏翳雖元兇正罰足  
明朕心在貞惠易名姑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  
垣噫未明入朝竟墮承宗之計盛服假寐孰為鉏  
魔之賢念此盡傷恩斯優渥可贈清忠一德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  
忠獻

平章不忽木贈謚制

盧亘

朕凝命穆清式觀天造將啓靖邦之嘉運必生名  
世之大賢挺出類拔萃之資行尊主庇民之學使  
之君臣同德夙夜盡心協贊機衡融景化於瞬息  
之頃深謀廊廟致太平於期月之間禮樂以之而  
興隆陰陽由之而順序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故昭  
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重事行御史中  
丞不忽木明允篤誠溫文庶讓研精聖道得先儒

淵祕之傳藻勵忠規承

世皇簡注之渥荐膺器使徧歷清華殫物洽聞而  
守以正經德迪慮而不近名屬熙朝更化之初開  
明堂垂拱而治升居台鉉俾罄訃謨一澄苛弊之  
源大洗姦諛之迹事至立斷言爲天下之公知無  
不爲才實王者之佐攬群材而並進理萬變而不  
疑弘沃聖衷誕孚辰告翊先帝履尊之際輟元臣  
分陝之行再入秉鈞遽間辭疾弥綸軍國閱勞機  
務之煩提挈憲綱坐見朝廷之肅儵號隆福之僊  
馭旋驚梁壞而山摧寧不百年遂亡一鑑備觀規

摹之盛可謂社稷之臣肆予撫軍言還懷茲懿德  
當宁而嘆恨不同時圖高密於雲臺丹青罔旣詠  
裴度於丘禱柱石徒衰是用寵以帝傳之崇賜以  
周公之履庸起具臣之勸允爲儒者之光繫爾英  
靈歆茲明命可特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

思州田冕忽而不花封二代制 馬祖常

國家外建藩屏以靖遠人責其宣布懷柔之惠能  
使恩威並流而一方清謐者稽于國典可不賞勞  
乎具官某父某官某尚膺朝寵勤庸服官戮力小

心不聞有過乃教忠於嗣息得襲慶於世家茲朕  
所不忘者也故命追襲異數階秩一品有靈在幽  
尚迪爾後

比屬有司考禮于卹典失而婦人之貴嘗視其夫  
子焉況有鵲巢汝墳之以懿能行於其閨門衽席之  
間者乎具官某母某氏以儀柔婉來嬪辨族相其  
宗事珩璜有節又能篤止令子服予疆場撫綏之  
勞湯沐衍封胙以列國廿尚歆承休寵利爾後昆  
以延饋祀之無已哉  
朕以孝治天下凡人臣之親悉命因其班列之次

功庸之等以為寵數之異焉具官祖父某官某昔  
備官使輯綏邊氓頗著惠懷有譽南服夫天之施  
仁於物無間朕敢不法天已哉宥密之司階品為  
貴啓爾後人保茲終吉

先王制禮婦人之義飲食衣服祭祀而已非有與  
於外事也然或婦道母德可以表率宗族而成其  
夫子者顧宜有以顯賁之也具官祖母某氏早躬  
組紉克遵文戒作配令族柔閑有儀惟時聞孫扞  
我邊圉膺被爵祿光寵于時而爾可不䟽封鄉國  
以廣彤管之訓乎贊書在門其告泉壤

太史令王恂贈謚制

王上熙

洪惟世祖致治三代之隆總攬群英得人一時之盛頌儒既往卹制宜加故嘉議大夫太史令王恂雅德端方醇資淵懿學邃天人之祕運親神聖之逢嘉謀嘉猷有則入告于后先知先覺又將下被于民參儲闡調護之勤聞政府機密之奏望重漢廷之園綺職專克典之義和改曆授時日月星辰之順軌崇術造士詩書禮樂以移風太平立邦家之基正節折姦邪之氣朕承景命爾不同朝比觀嗣子之陳采切思賢之感章披雲漢識

裕皇舊學之初誓指山河啓昭代新封于後華躋公衮謚易佳名於戲元氣所憑不存亡于生死九原可作尚哀榮于始終罔昧其承以昌厥續可贈推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文肅

御史觀音寶贈謚制

李端

見危授命乃臣子之至忠崇德報功寔國家之令典表茲奇節沛以新恩茲監察御史觀音寶以才大夫為真御史蚤給事于宿衛每供職于諫言殫輸向日之誠益厲飛霜之烈實封奏疏欲竭力以



回天密邇姦人竟交讒而蠹國互激雷霆之怒誤  
罹斧鉞之誅廩雖死以猶生諒無善之不報於戲  
紫垣垂象正執法於星辰青簡流芳永爭光於日  
月尚期貞魄服我寵章可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  
上護軍追封漁陽郡公諡貞愍

丞相伯顏祖考封諡制

宋本

元宰立功懋贊千年之運大廷敷號紹開奕世之  
封滌流窮源積善必慶於中書右丞相伯顏祖考  
故千夫長阿刺沉毅而彌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  
禪奮蛇矛而深入扈征四到道裏馬革以長終賢勞

夙著於生平陰騭益隆於身後天開神聖闢中土  
而大同地隔江淮獨東南之未下迺生孫子一我  
寰區肆加命數之隆用極褒崇之典位既登於師  
傳秩並進於階勲胙土分茅易名節惠于以舉公  
朝之憲度于以嚴私室之烝嘗於戲王父抱孫事  
業誕敷於閔闕天子建德恩光永賁於幽潛尚其  
有靈服之無斃可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諡武康

御史大夫相嘉頂利封諡制

謝端

列爵之等以馭貴孰加於諸侯王元勳之胄而象

賢宜膺於三錫命云胡殄瘁之蚤重予盡傷之懷  
故榮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相嘉  
碩利鍾純美之資負經濟之畧粵若迺祖相我  
世皇始成混一之功未受顧託之命襲其善慶惟  
時聞孫不階父師之訓而忠孝夙成篤於君臣之  
誼而夷險一致居給舍則伏蒲而抗論司宥密則  
彊本以折衝河汴交流分廟堂之重寄東南都會  
長端憲之崇班皆能綏輯士民肅清綱紀甘棠之  
愛遺澤猶新喬木之家清風未愍夫既世濟厥美  
而不天假之年繫淮陽之故圻爾先世之胙土迺

啓封而陞秩仍節行而易名具之贊書賁于幽壤  
於盛霖雨舟楫之用雖不究於當時河山帶礪之  
盟尚益昌於爾後英爽未遠服茲寵靈可

元文類卷第十二

元文類卷第十三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 聖聽

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 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 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 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元血萬分但迂拙之學本

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廸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

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子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晏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

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之是之謂規摹 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七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二百九帝二百一

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禿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聽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

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水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此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疾雖曰

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後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首也然久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

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焉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堅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

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叙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比其大夫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



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為君難三

踐言防欺在賢去邪  
得民心順天道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  
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  
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  
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  
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  
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  
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為

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  
所由來遠矣為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為君之  
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  
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  
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  
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  
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  
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  
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

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  
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  
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  
相掣肘矛盾者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  
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  
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  
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  
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  
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

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  
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  
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  
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  
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  
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  
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  
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若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  
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

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手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為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罪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

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市人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碎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

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  
憎也有愛憎則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  
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  
是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  
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或  
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  
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適  
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太  
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  
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

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盡  
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  
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  
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  
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  
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  
知之召之命之況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  
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  
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

元文類考卷第十三  
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  
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  
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  
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  
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  
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  
合況姦邪佞婢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  
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  
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  
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  
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

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惟

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

諂官關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

信以佞為可近喜怒哀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

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

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

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  
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  
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  
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  
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謂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  
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  
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啟承繼禹之道其  
澤深矣然一傳而大康才畋于洛萬姓遽仇而去  
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

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  
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  
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  
持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  
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大康尸  
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  
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  
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  
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  
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

告天下天下悅之莫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  
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  
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  
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  
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之也必如  
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  
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  
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  
累哉柰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  
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

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

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漬長星  
孛星彗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  
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  
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  
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  
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  
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  
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

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

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華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曰必曰稷契蓋



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  
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  
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  
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  
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  
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  
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  
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  
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一聖賢之言無不  
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

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  
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  
泛焉莫以為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  
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  
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  
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  
可使疆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  
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  
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  
之善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  
之善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札義以養其心則不  
之善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札義以養其心則不

能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賢才多也皆知為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便擾害盡歐游慎之人歸之南亩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它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

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慎微五

定民志 慎喜怒

崇退讓 守信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

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二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為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

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

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  
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  
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  
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  
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  
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  
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  
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  
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

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甚至無  
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  
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宜  
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  
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  
使人不信

班師議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  
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  
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  
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  
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  
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  
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  
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  
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

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躡  
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  
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  
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  
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  
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  
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  
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  
較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  
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

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符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

復進狂言國家曰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違養時恤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退界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文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

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  
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兀朮也師不當進如進  
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如不退當  
速進而不進 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  
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  
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  
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  
守知我國症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  
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  
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遇截于江黃津渡

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漑  
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  
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臣  
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  
而去汧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  
健檣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  
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  
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下欲攻城  
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

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  
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  
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  
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  
得城曰彼守城者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衆不  
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  
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又有歸志不能  
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  
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在於背脅而城諸胡

窺覘關隴隔絕旭列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  
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  
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  
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  
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  
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  
禰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  
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  
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軍排搃弗樓締構重複必  
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殿下以

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  
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  
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  
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駟直造  
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  
大行皇帝靈昇拔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  
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北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  
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

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元文類卷第十三



元文類卷第十四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  
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  
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  
苟且而已也志德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  
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  
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  
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  
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

貴以爲己所當爲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  
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  
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  
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  
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  
者則爲之倡率其群而脩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  
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  
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爲器之主  
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  
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

涎放飯流歎始則杼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  
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後至矣至於神器  
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  
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  
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  
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脩完則小康大  
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  
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  
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  
下之禍至某君而陰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

元文類卷十四  
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  
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  
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  
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  
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  
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  
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  
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  
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  
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

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  
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  
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  
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  
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  
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  
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彛倫毒海  
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其爲慵懦者  
可爲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

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  
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  
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  
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  
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  
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  
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  
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  
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  
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

社稷之靈 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  
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  
殷天下莫不懼伏當

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爲相定稅賦立造  
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  
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  
抵鐔相與排擯百計政訐秉官闡遠豫之際恣爲  
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疊締  
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  
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望

明君之出 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街壘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

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澤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

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脩元經卽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

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  
法制脩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  
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語及  
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  
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  
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恭惟

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  
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  
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

為苟且一時之計奪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  
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  
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  
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  
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  
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  
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之於前日也以有為之姿  
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  
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為書曰罔不  
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

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  
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  
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  
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  
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之  
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  
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  
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  
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

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  
去舊汚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  
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 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  
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挈會比隆  
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  
納責若一代號爲英主亞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  
旣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下以隔越迫於事幾故  
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當少卻綱紀粗立雖萬  
死無恨

三本書

至元五年  
十月上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拜獻書于  
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曰三本皆國大計  
非不知獲罪于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先王謂  
哥大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王也陛下任臣以  
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  
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日夕感愧每思敷陳  
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  
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實以不死俾開  
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  
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

孰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嶽之罪舉無逃於  
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  
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  
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  
我聖朝之興也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  
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聖朝寔  
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美  
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章民物燦  
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



元之數卷十四  
一  
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  
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  
內豪傑之士翕然嚮風成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  
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  
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  
理勢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  
萬里之威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  
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  
在東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  
有釁之權新唐虞無為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

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  
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  
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  
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  
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  
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  
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  
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  
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  
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

父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已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二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寔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摠攬權綱則藩鎮之禍消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

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

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爲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三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爲治頃年以來建官分職網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脩軍政

嚴武備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交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

擇宰相委任貴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

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律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

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臯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不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

賴小人不為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為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為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

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  
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  
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  
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  
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  
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  
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  
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  
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  
第乎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

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  
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  
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少之間哉夫士之處  
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  
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得  
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  
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并歷顯  
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  
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  
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

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效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勲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

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

鬻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倫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

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于上者也在脩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當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折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筭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



誠得其宜矣此是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明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

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徃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已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

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前江西道  
樵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外誼譁  
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訪其  
根因來歷徃徃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  
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  
者爲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  
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  
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  
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  
非有才望厭照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值行曰小人之使爲國  
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知之何由是言之置  
立相臣寧容不審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  
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催及進用始憑商賂之  
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贓輦賄訟剽送其門所獻不充  
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充江西道樵  
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爲所犯贓私動以萬  
計其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路者乃可明言凡其  
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  
十九定金二十五定銀一百六十八定茶引一萬

元文類卷十四  
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二十五疋玉器七件其餘  
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納見合  
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狂悖  
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  
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  
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  
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見代亦  
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  
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  
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蹤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

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寧  
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  
無能效所損或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  
美錦校量工拙脫致墮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  
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  
同志合從中間縱有二三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  
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楚人之咻終恐事效  
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  
爲群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矣如樂毅之於  
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

蕭望之揚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千數百年  
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嘆者今丞相  
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繫  
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王昔帖木兒大夫  
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者  
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  
行無使餘人有所沮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  
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  
贊則天下之才悉展效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  
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

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掎克者在  
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  
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旣和天地之和  
斯應天地交而品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  
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  
旣困國用遂空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  
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  
亦豈輕哉愚嘗推校古今事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  
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  
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

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蠹國害民莫斯爲甚也夫財

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廬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舉

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  
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  
於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  
認始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  
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  
又難爲後慮若不早有更張須其所行自弊蠹雖  
除去木病已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  
至於此救將何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  
置他處量與一職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  
成效然後陞用未以爲遲不使驟享非分之任

今致有橫侈之權則朝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  
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父一臣子之間上下兩全其  
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彼心能自  
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亦何敢避愚亦知  
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  
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  
慮切不得無言又况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  
時不言之故致蒙

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  
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

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  
茲待罪而

元文類卷第十四



